

与死
挂牵
只做
别也
不
死

池莉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67/C15

I267
C15

散文随笔文集



3490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池莉散文随笔文集

著 者	池 莉
责任编辑	其其格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506-730-9/I·349

定 价:19.80 元

池莉

散文随笔文集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目 录

最后一个夜班	1
面对生与死	6
真实的日子	11
人间牵挂	18
一双红拖鞋	24
我开餐馆	28
胡同幻觉	32
重温意外之喜	35
一个人死了	38
——采访之外的个人笔记	38
逆流而动不亦乐乎	48
钱这个东西	53
最怕一种人	59
一生只做一件事	63
认识执著	66
冈巴拉之悟	69
浪漫之旅	80

UFO 之缘	86
与历史合谋	
——给王朔	93
不敢与你同哭	
——致张洁	104
美人仁增	109
聊天（五则）	113
卡拉斯之鉴	122
漂亮误终身	124
男女有别	126
骗出醒悟	128
城市里的沙漠	130
日暮时分的感伤	134
遍地奇观	137
岁月的伟大	144
拒绝深圳	147
服装的讲究	150
一丈之内	153
武汉话题（二十七则）	157
歪悟艺术	193
诗人杜小羊	197
小小一说	200
愿做罂粟	203
映山红那花	205

跳动的感觉·····	207
想象的翅膀有多大·····	210
我坦率说·····	212
关于汉味·····	217
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220
写作的意义·····	221
再说写作的意义·····	237
怎么爱你也不够 ——献给我的女儿·····	239
后记与小传·····	387

最后一个夜班

夜，格外静。病房仿佛被置于深沉的湖水中，并慢慢地向湖底沉降着，沉降着……

深蓝色的窗帘，浅绿色的墙壁，白白的被褥依偎着熟睡的小脸蛋，如同沉浸在湖水之中，闪着柔和的波光。我觉得自己身体特别轻，好似随着一股清流在潜移——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从一个孩子身边到另一个孩子身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夜班，最后一次查房。突然，一个洁白的身影无声地掠过我的身旁，这是值班护士刘晨在测量体温。看她的动作多敏捷！想不到，我的最后一个夜班竟会和她碰到一起，我禁不住悄悄笑了。

一个月以前，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小儿无陪伴病房实习。初次交接班，大家都挺客气。医生组长给我们分了老师，护士长没多说什么。一个中年护士却开了腔：“我说几句！”我们几个学生的目光一起投在她身上。她既不看我们，也没有微笑，我

们以为她要说几句欢迎或客套之类的话，不料，她的话语却是硬梆梆的：“实习大夫们每天应提前上班，休息日也尽可能来。要想多学点东西，不一天到晚在病房打滚还成？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实习生，医疗，护理都抢着干，说句不中听的话——像小媳妇似的。这几年，搞邪乎了！不过，现在又不同喽，要学就得多干。”哎呀呀，好胀人呀！实习了几个月，转了几个科室，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见面礼。同学们搭拉下眼皮，互相用肘碰碰，彼此都心领神会：“小心！她够厉害的。”我平时总爱从人家的相貌举止来揣度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因此，我抬起眼睛，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她一下：她，工作帽遮住了额头的三分之二，眉头微皱着，看体形已经是个做母亲的人，可她那宽大的脸庞和眼睛里几乎没有一点母亲的温柔。像这样的人，对小病员们肯定是粗鲁严厉和不耐烦的，为什么让她在小儿科呢？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了。我一边走向办公室，一边不时地扭头看看病房。突然，一个宽大的背影出现在我眼前，是她，昨天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的她，正在给小病员穿衣服。我三步并作两步到更衣室换上白大褂，把手中半个馒头塞进饭盒，就跑进我管理的病房。穿完最后一个孩子，她进来了。扫了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好像话都罩在大口罩里面了。她走过来伸手就拉开我整理过的床单，扯直四角，紧紧地绷着，又拍又掸，好像我没动过手似的，一股无名怒火从我心里直往上蹿。心想，我又不是学护理的，帮你们护士干这些事，还嫌干得不好，太苛刻了。“当医生，不学会护理简直可笑。”她突然冒出一句。真是心电感应，她一开口就猜着我的思路了，堵得我说不出一句话来。一眨眼，四张床铺好了，平平正正，有棱

有角。我虽然佩服她的能干，总觉得医务人员光会出力可不算能耐。

第三天早上，我仍然提前上班，又看见了她。以后几乎天天如此，不管该不该她当班。她都会早早地出现在病房。我对她有几分好感了。

有天下班后，我经过小病员们的进餐室，见他（她）们围着一个一个小方桌吃饭，十分有趣，便探头往里看。我愣了，刘晨正笑眯眯地喂一个瘦弱的小病员吃饭，她在笑，像母亲对小女儿那样的笑——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哦！她是这样一个人。我默默想着，退了出来。

两个星期过去了，护士当中可能只有她叫不出我们几个人的名字。有次她喊：“来，同学，过来帮个忙。”要不是她眼睛看着我我还不知道叫谁哩。她叫我写块小黑板，挂到病房门口，告诉探视的家长们，以后送来的点心、水果都交给当班的护士，以便孩子们每天有规律的进食。原来，她把一个大橱柜搬进餐室，刷洗干净了。正在用胶布贴住尼龙纱窗上的破洞洞。我马上欣然受命了。

在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中，我接触较多的是那些耐心细致的医生和热情的护士，和她讲话并不多。可在暗中，我被她特有的性格所吸引住了，自觉不自觉地注意着她。她的确使人惊异，我们同学背后嘀咕说：“像个管家婆似的，天天在出新花样。”是的，每天早上的交接班，十有七八她要讲几句。

前天说：“我建议，医生们每天早上查房是不是把窗子打开半小时，让病房里空气流通流通。”

昨天说：“我再提醒一次，我们护士打针一定得戴口罩，无

菌操作嘛！”

今天说不定又要说什么，又要出什么新建议。她干的多，说的也不少，永远是一副不说不行，责无旁贷的神情。她这样做，不怕得罪人吗？我无故地替她担着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用敬佩之情取代了对她的戒备之心。报纸上曾报道过这个科的先进事迹，当时我没有留心，不知道提到了她没有。

然而，我却记住了她的名字——刘晨。我常常抱怨我的笔笨拙，许多动人的情景在我的笔下失色了。刘晨何止做了这几件事？这个病房何止一个刘晨？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在三岁的小女孩——肖影的床旁。因为长期服用激素，她的脸蛋胖乎乎如一轮满月，嘴唇红朴朴的，细弯眉黑漆漆的，头上的蝴蝶结散开了，绸带挂在腮边。多么惹人喜爱的孩子啊！谁又敢想三个月前躺到这里的是一个高度浮肿，严重贫血，气息奄奄的小女孩呢。她患的是肾脏综合症，如今症状好转，可是总没有令人满意的疗效，整个病房的医护人员日日夜夜为她操着心。我总在后悔到这个科室来迟了，没能看到肖影住院初期的情况。不过，我看到了这样一幕：前几天，护士接到化验单便兴奋地叫起来：“啊，肖影，快来呀，你看！”说来真有趣，护士把三岁的小孩当成大人，给她看化验单。果真，肖影看着笑了。三个多月来，这些阿姨几乎天天翻她的病历，看化验单上的“十”号。看完便告诉她：“肖影啊，好好躺着休息，别起床到处跑，呶，没有一个‘十’号，你的病就好了。”现在，肖影手中的化验单，没有一个“十”号了。

她跑遍了各个病房，用一口湖北话嚷道：“我有得‘十’号罗！我有得‘十’号罗！”从老大夫到年轻护士纷纷抢过化验单传看，互相祝福似地说：“呵，肖影的尿蛋白消失了！”她们抢着抱起肖影，使劲亲着她。我感到得说不出一句话。

早晨，刘晨给肖影梳着小辫，听着小姑娘告诉她昨天的喜讯。我发现刘晨的脸色并不见得明朗了多少，而且眉头还微微皱了起来。我很有些不解。只见她站起身来，对身边的一个小护士说：“你今天是连班吧，一定要仔细量几次血压，要巩固不容易呵！兴许是偶尔一次吧……我去看看医嘱，多查几次才好。”我听到她如此细柔的话语，不知怎么搞的，觉得眼睛潮润了。我紧紧搂着肖影，一直看着刘晨的身影在病房消失……

小姑娘突然对我说：“你们阿姨可好啦，打针不疼，给我梳头，洗澡，喂饭，还讲故事，唱歌。嗯，还有……”是呵，还有那在这些平凡工作后面的那颗伟大的事业心，那闪着光芒的精神境界……

这静静的夜，安谧的病房，轻盈的脚步，淡淡的药香，多么使人眷念呵！可是，我不得不向这里的一切道别。同时，我在思索：像我这样年轻的人，怎样开始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生涯呢？

一九七九年写于武钢职工医院小儿无陪伴病房

面对生与死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来到了准噶尔盆地的北缘地带。这里是一片又一片又一片静寂无声静寂无声还是静寂无声的戈壁滩。我飞越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发现世界上还是有宁静而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千里无人烟，玫瑰色和粉白色的红柳在吐蕊，骆驼刺默默地缓缓地生长着，遍地的石头子在永恒的沙漠风和灼烈的阳光下细微地朝玛瑙演变。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确，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在烈日炙烤下的戈壁滩上走着，去寻找哈萨克墓屋。我穿着短袖T恤戴一顶白布遮阳帽，无可掩饰地暴露出一个汉族妇女的苍白虚弱和矫情。小白帽能遮挡什么？我在跋涉中以飞快的速度被风和阳光晒黑和烘干着，在寻找到哈萨克墓屋的时候，我已经像条粗黑的干鱼。

我想说明的不是客观事实，事实上我一个汉族妇女不可能独自穿过大沙漠。但在精神世界里，我只是我。我发现了另一

种生活方式以及我在这一种生活方式面前的苍白虚弱和僵死死板。我应该穿齐踝的长裙，应该包裹长长的头巾，应该骑着马。这样我才可能从容不迫地走在戈壁滩上。只有从容不迫才会使一个女人拥有一个女人的美丽。女人的美丽原来并不单纯地取决于服装！

在听说哈萨克墓屋之前，我已经在哈萨克牧民的帐篷里吃过手抓羊肉了。使人羞愧难当的是，我曾把手抓羊肉当作一种旅游节目来着。提起到新疆走走，我便下极大的决心说：我一定要尝尝手抓羊肉。在我的生活中，我不吃羊肉，嫌羊肉膻。我和我周围的人们一样，我们以吃新鲜蔬菜为风尚。我出于礼仪的需要才喝点酒。我不会跳舞，因为我们生活中流行交谊舞。交谊舞实际上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异性的皮肤接触，因为我们曾被禁锢和压抑很久很久，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堂皇的借口。心理障碍如骨鲠在胸，最后便使我失去了对跳舞的兴趣。

那天我来到了哈萨克的牧场。我来的时候晚霞漫天，牧草飘拂，哈族少女在帐篷前挤马奶。哈族的男女老少涌出他们的帐篷，惊喜地欢迎远方的客人，并且是不同民族的远方客人。

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原本是汉族人几千年前的心情，可我们不知何时失落了这种心情。城市里的单元房不太欢迎远方客人，远方来了客人是件比较麻烦的事。所以，当我到另外的城市时，我总是在旅店里流浪。

哈萨克人却非常欢迎远方的客人。他们常年累月在戈壁滩和沙漠上游牧，他们逐水草而居，一个人独自骑马走过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岁月。忽然间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来了，带着一身风尘和外面世界的新鲜气息，这能不叫人高兴么？

哈族牧民在帐篷前的大灶上炖上了羊肉，妇女们忙着切皮牙子（洋葱头）。手抓羊肉和上几瓣皮牙子是多么鲜美啊！原来羊肉是没有一丝膻味的！我盘腿坐在鲜艳的花垫子上，手抓大块羊肉，喝着烈性白酒，嚼着酸奶酪，听着骏马在草原上嘶鸣，看得见星星在天幕上闪烁。歌声响了起来，马头琴的弹拨让人心中不能不感动。我们吃了喝了便到外面歌舞起来。我们大家围成一个圈，把电灯挂在树梢上，手握一把沙枣，边吃边乐。哈族人没有人不会弹马头琴，没有人不会唱歌，没有人不会跳舞。他们歌舞没有别的意义，唯独就是因为高兴。我也高兴极了，所以也跳起舞来。这舞不用学，手舞足蹈就成。马头琴歌唱爱情歌唱家乡歌唱这些我们正在荒疏和遗忘的理想，歌手那单纯的神态与高亢的歌声一块儿像刀尖一直刺到我们漠然的心。我想起了美国当代黑人红歌星特惠尼·休斯敦的歌，她的一曲《保镖》也是这般刺痛我的心。哈族人从戈壁上吃着手抓羊肉直接走到了美国，至少他们的歌声已经是非常地接近。而我们呢？在这个完全放松，完全处于自由状态的哈萨克牧场之夜里的我，尽管半醉，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肯定迷路了！我误入城市生活，长期吃那种青草一般的菜肴。难道唯有城市这种形态才能通向人类社会的幸福和繁荣？我伤心地告诉自己：肯定不是！可我已经陷了进去，几乎没有了其它的可能。舞蹈持续到凌晨三点，没有人在黎明前的昏暗看见泪水从跳舞的汉族女人脸颊悄然滚落。

像一条粗黑的干鱼的汉族女人我找到了哈萨克墓屋。我登上最高的那片戈壁滩，一群洁白的城堡式的建筑出现在眼前。我站住了。我闭了闭眼睛，以承接来自与我们绝然不同的死亡方

式的震撼。哈萨克墓屋是哈族人人生最后的一个也是最浪漫最隆重的一个理想。他们生前居无定所，四方游牧，那么死后便拥有了一间房屋，安居故乡了。墓屋和真实的房屋一样使用现代化建筑材料，由门廊与后院构成。门廊上耸立着圆形尖顶，后院的坟墓东头插着树枝，树杈上装饰着象征性的弯月。尤其有意思的是大门上还上了锁，这锁便成为了死者与生者对话的通道。锁代表院内的死者告诉生者：这家的人出远门了。死者难道不正是出远门了么？哈族人对死的讲究与安排是热烈和充满憧憬的。他们在院子里并排留着两个墓位，丈夫死了，他将在这里等候妻子，反之亦然。因此，有好多墓屋里头只有一侧有坟墓，而另一侧则是深情不变的等待。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知道他将等待他的爱人，而当失去爱的人的人从埋葬他的爱人那一刻起，就知道最终自己还是会躺在爱人身边，这是一种怎样的充实与幸福呢？

怎样叫做视死如归？我想，这样就叫做视死如归。实质上死一死百了，死对于生已是一种彻底的存在方式转换，应该说死本身对死在何处毫无选择的兴趣。就如我们平常说的那样：天涯何处无芳草，哪里黄土不埋人。所以，对死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对生的态度。只有深深地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爱情的人才能将死亡状态想象和构造得和再生一模一样，让它们被理想之光被安详柔和之氛围永恒地照耀和环抱。

在哈萨克墓屋前，没有人会有怕死的感觉。当一个人不怕死了之后，无疑他会生活得十分潇洒与坦然。

我近近地又远远地看着哈萨克墓屋，耳边悠然回响起得得

